

谢美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三国演义补传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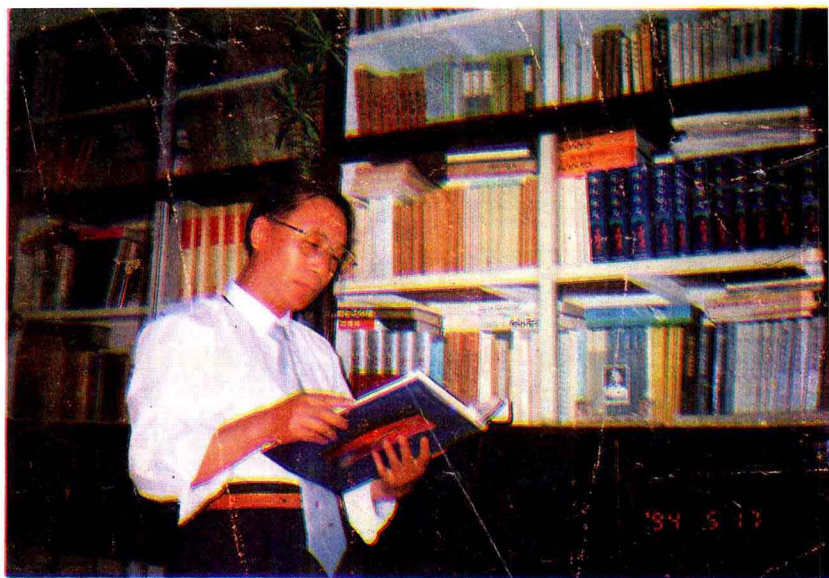


谢美生 著

三国演义补传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上



谢美生,1945 年生于河北省保定市。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河北分会会员,中国关汉卿研究会副秘书长,河北省三国演义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省通俗文学学会理事,河北省元曲研究会副秘书长。

曾为创作员、戏剧研究员,现任河北省保定地区行署文化局副局长。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海棠花开》、《武生泰斗盖叫天》;中篇小说集《女人泪》;短篇小说集《降天狗的神女》;《谢美生剧作选》,及电影《忠烈千秋》、电视连续剧《刘关张传奇》、《山城飞狐》等。

目 录

第一回	斩恶霸 吐情慷	常杏姑	义依别	愤依依	救别恩	少女人	 (1)
第二回	城关下 大街上	常生张	改名追	名叫猪	关羽戏	吕环	 (11)
第三回	求皇宠 惩恶霸	张飞张	让取悦	打吕校	汉灵帝	尉尉尉	 (19)
第四回	决雌雄 息争斗	关羽刘	张飞扁	担分二	英会虎		 (26)
第五回	施淫威 抱不平	吕环张	夜半下	夺宝剑	淫夫祸	首首首	 (34)
第六回	猛张飞 刁秀英	黑白夜	拍进门	惊淫妇	亲夫夫		 (43)
第七回	黑松林 桃树园	奸佞害 豪杰盟	反誓三	害己结	义义义		 (51)
第八回	勇张飞 奸严言	孤胆捉 苦心索	蛇得蛇	遭索索	矛绑绑		 (63)
第九回	处绝境 开生路	刘备落 姣花大	难坐待	出惊举	毙毙毙		 (76)
第十回	为美色 图权势	严言引 董卓屯	兵剿山	驻京城	寨城城		 (85)

第十一回	抱玉玺 恃重兵	姣花投井 董卓压臣	抗强暴 立新帝		(93)
第十二回	讨董卓 见孙坚	曹操起兵 张飞闹营	发檄文 惹祸端		(103)
第十三回	密林中 军帐前	金蝉脱壳 装醉作态	挂衣甲 挑金冠		(114)
第十四回	望同僚 看爱人	惨遭开膛 欲受蹂躏	心胆寒 愤填膺		(123)
第十五回	陷水景 观春景	妓院陪客 路旁收女	隐名姓 起芳名		(136)
第十六回	明月下 廊城中	王允巧计 貂蝉惨遭	美人计 国相污		(142)
第十七回	怒火烧 喜幃悬	吕布挥戟 刘备拦马	杀董卓 娶绿筠		(150)
第十八回	丢小沛 得宛城	刘备心焦 曹操温存	求救兵 占孀妇		(161)
第十九回	悔恨恨 悲愤愤	情人惨死 爱子夭亡	离异情 无情		(173)
第二十回	城楼上 明月下	吕布愤恨 貂蝉醒悟	坠城死 自刎亡		(186)
第二十一回	天黑黑 灯闪闪	关羽败走 杏姑智救	荒野地 心上人		(196)
第二十二回	失下邳 拢爱将	关羽鲜血 曹操苦心	染土山 送美女		(205)
第二十三回	理智男 痴情女	夜卧闺房 奋投颖河	心不乱 情戚然		(214)
第二十四回	卧牛山 西瓜园	关羽智收 张飞缔姻	憨周仓 辛如金		(227)
第二十五回	猛张飞 勇赵云	审清问明 巧遇重逢	偷瓜人 儿时友		(238)
第二十六回	马上情 诗中意	孙策乔成 周瑜乔婉	良缘已 结知己		(249)

第二十七回	打邳城 攻北门	曹操发兵图袁 曹丕捷足夺父爱	 (263)
第二十八回	桑林间 穰山下	甄宓乍见曹子建 曹操大败刘玄德	 (274)
第二十九回	端酒菜 降凶鹰	寇封殷勤动刘备 阿丑聪颖感诸葛	 (287)
第三十回	诸葛亮 崔州平	巧拒蔡瑁强拉亲 终得阿娇成良缘	 (298)
第三十一回	大乔女 二乔女	教海孙权治江东 智帮周瑜胜曹兵	 (309)
第三十二回	买泥鳅 乘火势	诸葛亮借东南风 周瑜猛攻曹军营	 (318)
第三十三回	哥哥喜 妹妹愁	游江遇险择佳偶 打猎归来得怪病	 (328)
第三十四回	巧成拙 假作真	赔上妹妹丢荆州 续娶夫人赖城池	 (338)
第三十五回	取桂阳 入庵院	赵云拍案拒婚事 樊姐羞愤当尼姑	 (347)
第三十六回	智军师 大都督	巧为赵云牵红线 计诓刘备过江东	 (354)
第三十七回	摆酒宴 扮渔翁	假迎宾客设樊笼 真送令箭脱险情	 (363)
第三十八回	大江上 荆州外	赵云追舟夺阿斗 关羽赶路救银屏	 (373)
第三十九回	到荆州 去西川	杏姑领子寻关羽 诸葛率军援刘备	 (385)
第四十回	互爱慕 存芥蒂	叔嫂知音获真情 兄弟分心争嗣位	 (394)
第四十一回	刘玄德 孙尚香	遣使东吴接爱妻 投身大江祭夫君	 (405)
第四十二回	出征前 移帅后	豪情未表患中风 气急败坏起歹心	 (415)

第四十三回	遭冷落 送温情	曹植嗜酒心忧郁 甄宓进室意暖融	(423)
第四十四回	传七军 扒七堰	平地密密扎营寨 大水滔滔淹曹军	(433)
第四十五回	神华佗 勇关羽	精心施用麻沸散 大胆刮骨疗臂毒	(441)
第四十六回	智陆逊 骄关羽	佯作玩乐戏青蛙 真中迷惑失荆州	(453)
第四十七回	侄恨叔 兄逼弟	按兵不动叔遇害 七步成诗弟痛绝	(465)
第四十八回	智夫人 勇将军	穿针引线教夫君 粗中有细擒侄儿	(476)
第四十九回	父惩子 臣谏君	滚鼓下山百官悚 金殿受责家人惊	(488)
第五十回	乱石堆 夜色中	诸葛亮摆八阵图 陆逊误以中伏兵	(496)
第五十一回	忆往事 议当今	太子刘禅遭坎坷 大将军魏延被斥责	(503)
第五十二回	孟获反 杏姑到	诸葛亮统军亲征南 关索请命为先锋	(511)
第五十三回	战场上 深山中	关索刀下放花曼 花曼清泉救关索	(517)
第五十四回	郭皇后 甄宓女	口吐谗言引杀机 嘴塞米糠饮恨死	(527)
第五十五回	五丈原 成都城	诸葛亮奋战司马懿 刘禅淫乱刘琰妻	(536)
第五十六回	诸葛亮 司马懿	自顾名声害猛将 假装重病打老妻	(543)
第五十七回	假痴聋 真懦弱	司马懿伏夺政权 刘禅拱手让江山	(552)
第五十八回	俩儿子 二妃子	争嗣继位孙权怒 夺宠取爱春妹苦	(557)

第五十九回	灌烈酒 诵兵法	吴国皇帝杀重臣 晋朝将军得贤妻	 (567)
第六十回	昏皇帝 智将军	荒淫暴政惹众怨 趁火打劫获全胜	 (578)
后记			 (585)

第 一 回

斩恶霸 常生义愤救少女 吐情愫 杏姑依依别恩人

东汉光和元年初夏的一天。

天刚蒙蒙亮，在河东郡解良县（今山西临猗西南）郊外熊家庄大户——熊扈家门不远处的井台前，聚集着众多的村民。灰白的晨曦中，只见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面色憔悴，干涩的嘴唇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手里有的提着陶罐，有的端着陶盆，瞪着眼睛，希冀地望着井台。

井台四周，围站着几十个手持刀枪棍棒的熊家家丁。井台前蹲着条吐着红舌的大黑狗。离井台远处的田里，庄稼几乎全枯焦了。

太阳刚一露脸，就毒辣辣得像喷火一样。一阵阵热风卷着黄沙吹打在人们脸上。人们用干涩的舌头吮着干裂的嘴唇。

“爹爹，我喝水！”人群中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嘶哑着嗓子哭喊。

“快打水呀，渴死人啦！”人们骚动着拥向井台。

“等老爷出来再打水！这是规矩！”手持刀枪的家丁轰赶吆喝着人们。

井台不远一座飞檐画栋的宅院里传出喧哗声。随着朱漆大门上铜兽头门环响动，十几名家丁簇拥着一位三十余岁的男子出来

——这就是熊扈。

熊扈身穿淡雅的衣袍，长得面清目秀，手持一把镏金折扇，举止斯斯文文。可人不可貌相，他看上去斯文，可心黑手狠。这年河东一带大旱，整个冬天没下一场雪，进入夏季又没掉一滴雨。甭说庄稼，人们吃水都难。熊扈见大旱年有发财机会，命家丁把十里八乡的井全填死了，只留下离他家门前不远的一眼井。这眼井本是村里多年的官井，可熊扈硬说是他熊家的私井，乡亲们打水必须交钱。乡亲们虽说气不愤，可熊扈是县令王良全的小舅子，家中又养有几十名家丁、打手，都不敢惹他。更可恶的是，他利用乡亲们打水之机，调戏年轻女子。每天他坐在井台边搭起的凉棚下，看着人们打水，发现貌美的女子，以不收钱为诱饵，猥亵取乐，有的甚至被他抢进府去恣意奸淫。

熊扈被两个年轻的侍女搀扶着，坐在井边搭起的凉棚下，对身后的管家熊二努了努嘴。细高条的熊二把一个盛钱的大陶罐放到井边，扯着嗓子喊道：“交钱打水！”

两个家丁从井里扯出一罐水，熊二点着人们交的钱，丢到大陶罐里。熊扈望着陶罐里渐渐多起来的钱，嘴角露出悠悠自得的笑容……

骄阳似火。交得起钱的人默默地提着水走了，交不起钱的人提着空罐唉声叹气地离去。凉棚下的熊扈，一个侍女不停地为他打着凉扇，另一个侍女为他捶捏身子，已昏然睡去。熊二和家丁们也坐在凉棚下打起瞌睡。

一位瘦老汉无钱，只好提着空罐走开。可身边那小孙子哭着要水喝。老汉干枯的眼里淌着泪水哄孩子。他回头见井边凉棚下昏昏睡去的熊家家丁们，心一动，又领着小孙子蹓了回来。他叫孙子躲在一堵残垣后，自己提着陶罐悄步走到井边，轻手轻脚从井里提

起一罐水。他刚欲往自己的陶罐里倒水，不承想，那条大黑狗叫了起来。熊二睁眼一看，忽地站起来跑上井台，对瘦老汉嚷叫：“拿钱来！”

瘦老汉向熊二求情：“大管家，行行好！俺三天没喝一口水了。”

“拿钱来！”

“俺没……钱。俺小孙孙渴得直哭，您就可怜可怜他，赏一口水。”

“噢，没钱？”熊二冷笑了声，“不行，这是老爷的规矩，没钱不能打水！”熊二从瘦老汉手里夺过刚刚汲上的水，把卧在井边的大黑狗叫过来，大黑狗喝了几口水，吐着舌头又卧在井边。

瘦老汉连声地向熊二求情讨水，几乎跪倒在地上了。

躲在破墙后面的那孩子，望着井边水罐里的水，不住地舔着干裂的嘴唇。他焦渴难耐，猛地跑到井台上，一头扎在水罐里大口喝起来。

“啊！大胆的兔崽子，敢偷水！”熊二放出井边那条狗。

大黑狗纵身扑向孩子，那孩子被狗咬下一块肉，嘶喊了一声，昏了过去……

“孙儿！”瘦老汉抱住浑身淌血的小孙孙。

凉棚下的熊扈见情大怒：“大胆，竟敢偷水。”他对熊二喊道：“去后院看看，那红脸铁匠的铁链子打好没有？打好了，快拿来，把井锁上。不交钱，谁也甭想用水！”

熊扈家后院。搭起的芦棚下，风箱呼呼，一盘炉火正旺。一位年轻的汉子，赤裸着上身，一手拿铁钳夹着烧红的铁条，一手举锤在铁砧上有力地捶打着。随着那有节奏的捶打，身上强健的肌肉耸动，鼓起的青筋绷突。常年的打铁生涯，炉火熏烤得他脸呈枣红色。他鼻若悬胆，浓密的卧蚕眉下，一双丹凤眼紧盯着手中的锻件。他

就是被熊扈从常平村请来的铁匠常生——也就是后来改名关羽的人。

常生，落生不久便成了孤儿。因父母家里实在贫穷，养活不起他，为了给他条活命，出生后夜里偷偷放到了蒲州普救寺的山门洞里。大清早寺里的老方丈扫寺拣到他。当时普救寺正在修葺，聚集着各地的工匠。其中解良县常平村的常铁匠见了这孩子异常喜欢。老方丈见常铁匠为人厚道，家中又没孩子，便将拾到的婴孩送与了他。

常铁匠两口子给孩子起名叫常生。他们对小常生特别疼爱，省吃俭用供小常生上学。小常生聪明好学，又孝敬常铁匠老两口。下学有空就帮着常铁匠学打铁，从小练就一身好气力。常生长大后，接下了老常铁匠的手艺，赡养老两口。常生气力大，打的活计精，是解良县有名的铁匠。前几天被熊扈雇来干活。

常生干完手中的活计，直起腰长吁了口气，忽听院外传来撕心裂胆的哭声。他直耳谛听，见熊二领着两个家丁走来。

“喂，铁链打成了吗？”熊二走到常生跟前。

常生将打好的铁链“哗啦”扔到地上。熊二弯腰拾铁链：“哎哟！好重的分量。”两个家丁忙一起上前，将铁链抬起朝院外走去。

院外又传来哭嚎声：“我的孙儿啦！呜……”哭声是那样悲恸，那样撕人心肺。常生是侠义汉子，他再也呆不住了，搓了搓手，抬脚走出后院。

常生走出熊宅大门，从围观人群处，见一小孩横躺在地，浑身血流呼拉。一位老人趴在孩子身上呼天喊地地哭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常生问身旁的一位村民。那人望了望井台上站着的熊家家丁，把常生拉到一旁小声说：“没钱打水，让狗咬的。唉，可怜呀！”

“打水要钱？人们为啥都到这儿打水？”常生不解地问。

“这一带的水井全给填了，就剩这一口井了。”

“这是他家的井吗？”

“这是一口官井，俺几辈子都吃这井里的水。眼下成他熊家的了。光派人看守还不够，又要用大铁链锁起来。”

“铁链？……”常生浓眉紧蹙。

井台上，熊二正和家丁们用铁链将一块大石板和井口边的一块大石头连接起来。凉棚下，熊扈挥着手中的镏金折扇，指着躺在血泊中的小孩对围观的村民吆喝：“我把井锁起来，谁还敢偷水，就放狗咬……”他突地停住话，手中的纸扇也止住了，一双尖亮的眼放出异样的光彩——井台边走来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她的名字叫杏姑。虽说穿一身旧衣衫，但干净可体，衬出隆起的胸部和纤细的腰肢。她羸弱中透出异常的俊美，像春柳般袅娜，有白杨般挺秀。双腮像石榴花一样红艳灿烂。淡淡的细眉弯到鬓角，乌清的眸子就像两泓平静的湖水。她和年老多病的父亲相依为命。近两天父亲病得起不来，杏姑只好自己来打水。熊扈被杏姑的俊秀惊呆了，两眼喷出欲火，死死盯着杏姑的腰肢和那衣裙略起的部分。

杏姑把钱交到熊二的手里，提裙步上井台，提罐欲打水。“慢！”熊扈从凉棚下走出来。

“我交钱了。”杏姑低声说。

“你交的钱不够！”

这钱是杏姑父女俩好不容易攒的。杏姑颤声说：“那是八十钱哪！”

“今天长价了，每罐水一百钱！”

“这水价还随风长啊！”

“要不长也行，只要你随大爷进府，水让你喝个够，保你更水灵

……”熊扈淫邪地伸手拽杏姑。

“你……”杏姑低头向后退。熊扈见杏姑脸色涨红，那含羞带怒的神态更加楚楚动人，恨不得立时搂入怀中。大庭广众下，他竟忍不住伸手摸杏姑的脸。“来，让大爷看看。”

杏姑的两眼突地像两泓被风乍起的池水，泛起波澜。她咬着鲜红的嘴唇，扬起手狠狠朝熊扈打去。熊扈白净如面团的脸上立时泛起红印。

熊二与家丁们欲扑上前。熊扈拦住他们，不恼反笑，说：“这样烈性的小姐儿，更有滋味。”说完朝熊二努了努嘴。熊二心领神会地领家丁上前拉扯杏姑。杏姑奋力抗争，几个家丁架起杏姑欲走。

“住手！”一声巨吼，常生闯进人群，跳上井台。

家丁们愣住了，放下杏姑。熊扈眨了下眼，见站出来的是自己雇来的铁匠，用不屑的口气说：“红脸铁匠，你不在后院干活儿，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让你把她放开！”

一向说一不二的熊扈，第一次听一个雇来的工匠用如此强硬的口气跟他说话，气得一时不知如何发作，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吃了豹子胆了，敢管熊大爷的事？”

“我叫你把她放开！”常生双腿叉立，好似一红面金刚。

“你……”熊扈气得白净脸庞泛红。熊二看主人的神色，放开手中的大黑狗。大黑狗吐着血红的舌头，朝常生身上扑去。常生略一抬脚，那大黑狗被踢出几丈远，连叫都没叫一声，口吐鲜血而死。

熊二大喊：“给我打！”几个家丁围上前对常生拳打脚踢。常生微微冷笑，纹丝没动。

熊扈会几手拳脚，刚才的情景使他意识到眼前的这红脸铁匠有些棘手。忙挥手制住家丁，上前对常生说：“你的铁匠活干得不

错，我给你多算工钱。”

一提这话，常生更是来了气。他热血上涌，两眼冒火，大步走过去，抓起连接石板井盖和大石块的铁链，双手一用力，“哗啦”，粗粗的铁链断了。又见他“嘿嘿”连喊几声，把大铁链扯成几段，扔进井里。

家丁们和围观的村民看得目瞪口呆。熊扈心中暗暗吃惊。他立时满面笑容，拍着常生的肩说：“好，别发脾气了，我给你这个面子。”他回头对家丁说：“把这小姐儿放了，赏给她一罐水。”

杏姑眼含泪水对常施一礼走了。熊扈望着杏姑的背影，嘴角抽搐了一下，转身对常生笑着说：“别生气了，快回后院干活去吧！”

.....

夜深了。万籁俱寂。劳累了一天的常生也将炉火熄灭，睡在熊宅后院一间盛放杂物的房子里。

朦朦胧胧，常生听到一阵哭泣声。他以为又是谁家被艰难所迫愁哭，不禁叹了口气，翻身欲睡；不料那隐隐约约听的哭泣声变成了哭喊声，而且越哭喊越急。常生起身披衣出屋。

哭喊声是从熊宅前院传来的。在一座精巧别致两层楼的一个房间里，杏姑双手被反绑在红木雕花床栏上。

原来，白天熊扈欲抢杏姑入宅，被常生拦阻。他见常生膂力过人，当时不好对付，便先把杏姑放了。又将常生好言劝抚在后院干活，半夜派熊二领几名家丁闯入杏姑家中，将杏姑抢进宅中。

熊扈把杏姑弄到他的卧室，百般引诱调戏，杏姑至死不从。熊扈望着俊美的杏姑，无论是哭还是骂，他都觉得可爱无比，心头欲火更是难耐。他玩弄女人的手段极多。见杏姑不从，嘻笑着说：“哼，到这儿来的女人，都得乖乖地将身子给我享用。”他将杏姑双手缚上，反绑在床栏上。自己先把身上的衣衫脱得一丝不挂，然后摇晃

着精光的身子向杏姑走去。

杏姑——一位刚十六岁的少女，猛见熊扈脱光身子，立时满面涨红，可手被反绑在床栏上，无论怎样挣扎，身子也动弹不得，急得怒骂：“畜生！……”熊扈走过去，喘着粗气将杏姑的上衣撕开掠下。烛光下，杏姑那洁白的肌肤和隆起的酥胸裸露在熊扈的眼前。

“咣当”，房门开了。熊扈回头一望，又是红脸铁匠常生。

眼看一朵娇嫩的鲜花到手，事有突变，熊扈想起白天在井边的情景，气得脸都扭曲了，恨不得将常生攥成肉泥。他光着身子跳起，拔出挂在墙上的腰刀，向常生狠狠地砍去。常生急闪身躲过。熊扈一刀接一刀地向常生致命处猛砍。常生闪躲腾挪。搏斗中，常生瞅空子，左手扼住熊扈握刀的手腕，右手顺手牵羊将刀夺在手中。

熊扈一见寒光闪闪的刀握在常生手里，吓得扑腾跪在地上求饶。常生对着他赤条条的身子啐了一口，转身欲为杏姑解绑；不提防，熊扈猛地跳起来，抄起一杌凳向常生头上砸去。常生听得背后声响，急忙躲身，但闪躲不及，杌凳砸在常生的左肩，常生本来只为救杏姑，并未打算伤害熊扈。杌凳砸在肩上，惹得他性起，大步上前，挥刀向熊扈心窝捅去，熊扈惨叫一声，倒在楼板上，殷红的鲜血如注……

常生走向杏姑，弯腰为她解身上的绳子。他望见烛光下杏姑整个光着的上身，心噗噗跳动，本来赤红的脸，又涂上了一层红。

杏姑满怀希冀和感激地仰着脸，等常生为她解开绑。见常生猛地停住手，愣了下神，猛地意识到什么，红晕着脸低下头……

常生脱下自己身上的布衫，披到杏姑身上，然后拾起腰刀，走到杏姑身后，割断绳子。杏姑穿上常生的布衫：“大哥……”呜咽着欲跪地施礼。“快走！”常生拉起杏姑朝楼下走。

刚步出楼厅，迎面碰上熊二领两名家丁提着灯笼走来——熊

二知道熊扈今晚在楼上享用杏姑，也心痒难耐；他睡不着觉，独自喝了两杯闷酒，领两名家丁巡夜。灯笼下，他见常生一手持刀，一手拉着披头散发的杏姑，意识到不妙，尖着嗓子大喊：“快抓强盗呀……”

闻熊二的喊声，熊宅的家丁、打手们各持器械跑出来。灯笼火把照得院子里如同白昼。

家丁们各持刀枪围向常生。常生一手拉杏姑，一手挥刀和家丁们厮杀……

熊二见常生一连杀倒几个家丁，他跑到马厩，拉出一匹马，骑马向县衙驰去。

常生护着杏姑，边杀边走。好不容易冲出熊宅大门：“大姐，你快走，我挡着他们。”“不！我和大哥一起。”常生见杏姑不肯走，回头见家丁又呐喊着冲来，他大吼一声，双手用力猛地搬起门旁的石狮子，举过头顶。家丁们见情，惊恐地连连后退。常生将石狮子狠狠地向家丁们砸去，用胳膊将杏姑挟起，飞步消失在夜幕中。

常生跑进一小树林。他放下杏姑，大声地喘息着。

月光透过树的枝叶，洒下斑斓的碎影。杏姑望着常生赤着的上身遍是血迹，也分不清是刀伤还是溅上去的血，心疼而歉疚地说：“大哥，是我连累了你，也连累了你二老和大嫂。”

常生叹了口气说：“看来，此处我是不能存身了。我是常平庄人，还没成亲。家中只有二老，可怜二老……”

杏姑听说常生还没成亲，不觉心中一动。她深情地望着常生说：“大哥两番救我，大恩大德，我杏姑永世难报。”

“不要这样说，施恩图报，不是我所为。”

杏姑湿润的眼望着常生，语调凄然地说：“我老父已被他们打死，没有一个亲人了……”她欲言又止；顿了下，终于将内心的话倾